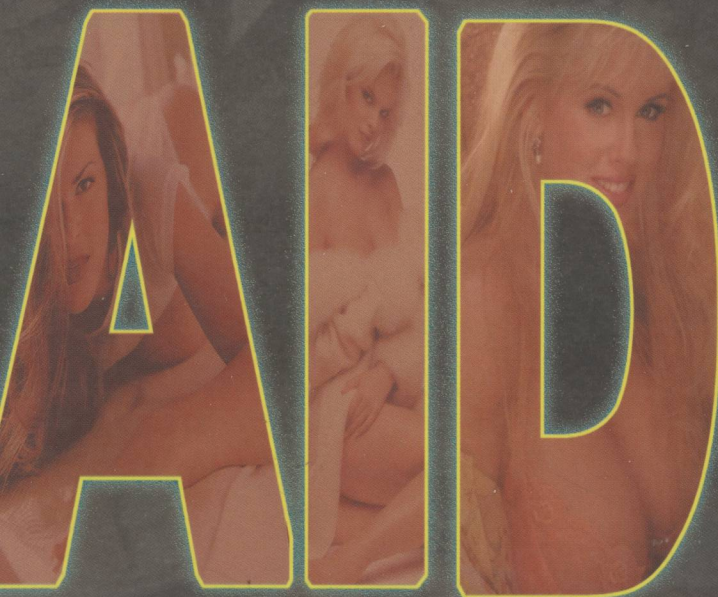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性疫苗之乱

(美) 安德鲁·斯坦维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性疫苗之乱

[美国] 安德鲁·斯坦维 著
王文杰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疫苗之乱 / (美) 斯坦维 (Stanwaf, A.) 著; 王文杰译.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性… II. ①斯…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2551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87 字数: 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定价: 4500.00 元 (全套四十卷)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 1996 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文学类最畅销图书。

这是一部很快就被翻译成法、德、葡、俄、日、中等多国文字的作品。

它之所以畅销到这种程度，是因为该书的主题涉及到一个人人关注的重大问题：艾滋病。

多少人在寻求着摆脱艾滋病的方法，多少人又都一筹莫展。

一旦告诉你一个相当简单、而且效果俱佳、功能多样的方法，你的感想会是怎样？

这就是本书的开头。

英国科学家率先在全球研制出一种新的疫苗，它既能避孕又能防治艾滋病侵袭，而且效果相当不错。而北国的俄罗斯，也在进行着同样的研究，并取得了更为惊人的成就。他们的疫苗与英国的相比更加先进。

这种疫苗只差最后的安全检验与鉴定。

各国无数的谍报组织与人员纷纷把目标对准了这一疫苗。

这时，俄国科学家一个小小的“幽默”，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动乱。

美国谍报人员成功地窃取了俄罗斯研制的新型艾滋病

疫苗的配方。

而它在美国的继续研究中，却出现了不“幽默”的泄露。

黑社会进入了这一领域。

黑社会把这一疫苗投放到市场。

黑社会赢得了惊人的利润。

而人类，却陷入了一场无以自拔的窘境。

疫苗产生的副作用，使服用者喷发出不可控制的情欲，于是生育高峰惊人地出现，性骚扰空前加剧，性虐待前所未有的，随之很快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全球性的阳痿……

人类面临灾难。

这是一场自己带给自己的灾难。

这是一场自身懦弱所招致的报应。

但仅仅认识到并面临着这一灾难与报应并无多大价值，而真正有效的却是寻求解决的方法与途径。

否则，人类的后果将不可想象。

于是，个人的疯狂，转向了政府的疯狂。

政府在疯狂地、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着解决之道。

而黑社会也在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着自己的切身利益。

政府与黑社会展开了较量……

人们认识到的艾滋病，仅仅在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方面上。而本书把艾滋病与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给与那些“近视患者”的他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们，不应该仅仅是简单的轰动效应。他们应该看到更深刻、更长远的东西。

——美国《图书馆杂志》

能够把艾滋病以这种方式写出来，并引起巨大的轰动，实在不可思议。

——英国《泰晤士报》

性
疫
苗
之
乱

第一章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华盛顿特区

“一切就绪，巴顿，准备现场报道——十秒！”

巴顿·蒂维德一个 CNN 电视台高级工业记者，甩了甩他那认真修饰过的头发，回过头面对着正在等待的比特坎电视摄影机，已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开始！”

“在昨晚《世界评论观察》让人恐慌的新闻报道中，佛莫维科兹公司总裁摩腾·蒙戈玛利公开谴责政府当局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缩短对塞米能药物的重要检验，现在，成百人的群众正聚集在该公司的总部前示威，我身旁的这位是塞米能幸存者行动组的费尔·曼戈韦兹。曼戈韦兹先生，这里的情况似乎不太妙啊！有人会说这样的示威有些过火了。”

“哼！我们觉得这些远远不够。”曼戈韦兹怒气冲冲地说道，“有人一直在遮掩，对不对？这该死的疫苗还没有通

性
疫
苗
之
乱

过检验,就被佛莫维科兹公司的那些家伙投放进市场,安全措施根本不可靠,一定得叫他们赔偿。他们对世界上数万人——数百万人宣称,鼓动大家对这疫苗放心,对不对?这邪恶的东西……”

“所以,曼戈韦兹先生,”蒂维德不愠不火地插了进来,“你们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

“我们塞米能幸存者行动组的人正要求对整个糟糕的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佛莫维科兹公司和政府当局——包括食物和药品管理局,他们都一样有罪。哼!这些混蛋,他们只顾自己发财,而不管这疫苗会伤害人们的生命,损害整个社会。嘿,这些家伙恶贯满盈,一定得惩罚他们!”

这时候参加的人不断增加,叫喊声震耳欲聋。为了使别人听见,费尔·曼戈韦兹的声音越来越高。突然,匆忙之中临时设置的警戒障碍被汹涌起伏的人群冲破了,人群像一道巨浪,愤怒地涌入了修剪整齐、一尘不染的广场草坪里,几十名防暴警设法把暴乱的人群阻挡在距大楼几码远的地方。

比特坎电视摄影机立即把镜头从曼戈韦兹和蒂维德转向涌动的人群,使全美国的电视观众都看到现场实况。当暴乱分子开始投掷催泪弹时,警察们戴上防暴护罩,放下防毒护目镜。但他们马上意识到,即使拥有精巧的护身盔甲和尖端的防暴技术,也应付不了人数远胜他们的暴民,不可能长时间控制住这些人。

投掷物从四面八方飞来,一块五磅重的混凝土从高处花坛边缘断裂开,砸在比特坎电视摄影员头上,CNN现场变成一团漆黑。

“天哪！那些家伙要闹出人命啦！”佛莫维科兹公司总裁摩腾·蒙戈玛利站在二十层楼上的董事会会议室，从窗口看着蜂拥的人群，“一定还有别的新闻单位！这里的新闻记者和示威者一样多，总会有人现场报道！快点，简！”

一个六英尺的电视屏幕处在会议室最远处那道墙的重要位置，摩腾的秘书镇静地试遍了五十个电视频道，迅速跳过那些的比赛活动、重播的情景喜剧以及情绪激动的福音传教士的演说等节目，不到半分钟，她找到了另一个新闻实况转播频道。

“……尽管佛莫维科兹公司表示他们已投入了千百万美元来开发原来证明有效的多功能性疫苗，可事与愿违，它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影响了世界许多人的健康，面对可能形成的巨大债务诉讼，行政当局要求佛莫维科兹公司承担费用。是以账单的形式清偿债务诉讼的直接赔偿，还是佛莫维科兹再投入数百万元来研制出一种有效的解毒药呢，这是今天最关注的问题了。”

“被国会的那些家伙抛弃的感觉如何？”摩腾的肩头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布莱德·弗斯特上校，作为佛莫维科兹公司董事会的顾问，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这件事。现在他与摩腾站在装着厚玻璃板的窗前，两人都向下望着沸腾的混乱局面。

“那个卑鄙无耻、该死的俄国佬！我早就知道我们不该相信他”。兰戴尔·丘奇沉痛地一拳砸在桌子上，他是佛莫维科兹公司温和正直的财政部长。

“去死吧，兰戴尔！”摩腾冲着他的老朋友吼道，“我每年付给你五十万块钱，不是要你给我讲‘我早就告诉你’这样

的废话！我们的确相信了那个卑鄙下流、该死的俄国佬！但你该还记得是谁那么迫不及待要我们那样做吧！正是那些想把只有上帝才知道多少个亿美元价值的债务诉讼转嫁到我们头上的家伙——除非我们全力以赴，生产出解药。当然，这也是我的过错，我应该告诉他们该从哪里开始，支撑着进行合格检验，这就是我们导致今日的地方。但是我贪心了，我们的股民贪心了，而最贪的还是国会的那些人……”

“喂，摩腾，你这是在做什么无用的追悔，本公司的股票完全卖不出去了。现在半个城的人都在外面进行骚乱，你该想法使损失降到最低。”布莱德平心静气地说道。一阵震耳欲聋的火警闹音打断了他的话。兰戴尔·丘奇抓起最近的一个电话，慌忙地按下了安全部长的号码。

“这火警是不是报告本楼有火情？”他问道

。“屏幕上未显示出本楼内任何地方有火情，丘奇先生，”安全部长的声音从电话广播系统里传出来，“但警报表明在本楼周围的某个地方，您要我去看一下吗？”

丘奇抬头看摩腾，摩腾摇了摇头，“不，福雷特，暂时别动，如果发现任何情况，马上告诉我，好吗？”丘奇刚放下话筒，电话又响了，他拿起电话，“什么？是，他在。”他把电话递给摩腾，“国会打来的，”他有些凄凉地说。

几分钟以前，在大楼的后面，一小股抗议者设法悄悄地溜到被一面无窗墙壁包围的一个狭小地域。按照精心演练过的计划，他们袭击了装有易燃包装材料的交通壁洞，把货盘变成柴堆，在一个二十英尺的丙烷汽油桶下开始点火。

然后他们把汽油浇在燃烧的物体上，马上逃开了。

“他们到底想怎样？驳斥我说的那些话？绝对不行！他们现……”

“摩腾，你能不能现在就发一个声明？我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弄好。”

“兰戴尔，你听见他们说的了，他们要的是我，现场，在电视里，而且是马上，否则，他们会以你闻所未闻的种种指控来责难我。”摩腾的秘书简满眼恐惧，自从工作以来，她一直呆在佛莫维科兹公司。她恳求说：“摩腾，你不能去那里，那样太危险了。”

“至少不能单独一个，”布莱德说，“我跟你一起去。”

“我不是小孩，布莱德，”摩腾叹道，“或许我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但你并没有责任使自己冒那样的险。”

“你是在跟我讨论冒险吗？”布莱德不屈地开玩笑说，“你先想想是什么使我卷入这场游戏？无论怎样，我还有私人的理由跟你在一块，咱们走。”

火越烧越猛烈，容器里的丙烷汽油开始膨胀，逐渐地，容器内的气压升到远远超过它能承受的范围。

摩腾和布莱德从大理石装饰的大厅里挤成一堆、不知所措的雇员中挤过去，只停下匆忙跟警察说了一句话。“先生，您真的必须出去吗？”一位全副武装的警察问道，“您知道，我们会尽全力，但我们不能保证您的安全。”

“我们知道，警官，”摩腾镇静地说：“我们完全是自愿冒险前去的。”

“那好吧，祝您好运，先生。”

自动玻璃门滑动开了，摩腾与布莱德出现在人群面前。人群的愤怒像熔炉里散发的热气一样向他们涌来，他们身

后的门刚关上,巨大的爆炸就炸掉了佛莫维科兹公司大楼的整整一边,刺眼的火球带着充满油味的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人群似乎专等着这个信号,冲向防卫警戒线,踩倒警察、摄影人员,冲破障碍物以及挡路的任何东西。摩腾和布莱德来不及说一句,扭头便跑,向安全的大楼逃命。

第二章

性
疫
苗
之
乱

一九九七年二月，莫斯科

长轴距的黑色默塞德斯车从莫斯科南边的高速公路主干道上拐到一条车辆稀少的公路上，公路两侧是乱而脏的雪堆。白桦树至少还得过两个月才会长出叶子，清晨落了霜，非常清爽，天空像往常的俄国一样，呈明亮的鸭蛋色。轿车转过几道幽僻的车道后，车上的乘客向前倾了倾身子。

“下个路口右拐，”他对司机说。在这条崎岖，一车宽的路上走了几百码后，它向右通过几道沉重的锻铁门。车一过去，这些门便“咔嚓”一声自动关上，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经过几道门后，轿车突然停在一座别墅前，司机从车上下来，匆匆给乘客开门。这是位杰出的中年俄罗斯人，身着开司米大衣，手提公文包。

一位着装随意的年轻人出来迎接他，“早上好，韦科特。”他喊道，微微笑着。

“早上好，鲍李兹，”年长一点的人答道，一边回头望了

望别墅周围漂亮的地坪。即使盖着一层薄雪，还是看得出这地方维护得特别好，肯定花了不少钱的。就韦科特所见过的，春夏两季这里很美，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草坪环绕着一片小白桦树林。“即使是现在这个季节，这地方仍然漂亮。”他称赞道。

“我很幸运拥有这样一位园艺师，缺点是，他能干得很，开始自立门户，现在他雇了十个人，他们负责这里所有的别墅，也赚了不少钱，冬季时不需要为他们的生计操心！”

“可我们不能墨守陈规啊，对不对？”韦科特嘟囔着，换用左手拿包，脸上现出一些痛苦。

“肩膀还痛吗？”

“做了几个星期的理疗和按摩，不见有何效果。”

“你得放弃打球了。”

“才五十五岁就放弃？我可还没想到这点。”好像要证明这一点，韦科特在他同事前头轻快地跑上石阶。

鲍李兹只简单地吩咐了几句他的管家玛华，便赶上去帮韦科特脱下大衣，把衣服放在大厅的一把椅子上，然后领他参观室内摆设，一直来到楼下的大房间，他们就在这里谈话了：

“我看你把自己的工资的绝大部分花在古玩上了，”韦科特用一种略带嘲弄口气说道，用手抚摸着一把精致的里拉琴形状的红椅靠背。“别德梅尔牌，对吗？”

“差不多，”鲍李兹说，避免他的上司显得无知，“确切地说，是奇彭戴尔牌。”

“奇彭——什么？”

“一位英国细木工，很久以前，我在加里宁买的，可能你

以前没见过。你上一次离开以后，我把屋里的东西都换了一下。”

“卖椅子的那位妇女告诉我，她曾祖母是一位苏格兰木材商，当她嫁给加里宁一位木材商的儿子时，用八把这样的椅子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当然，要买下八把椅子是……”

“对拿你这样薪水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的同事打断说，眼睛里闪出一道令人难以理解的微光。

“正如你说的，不可能，”鲍李兹赞同道，心里猜想着他的同事何时才会扯到正题上来。韦科特·马拉钦坐到那把奇彭戴尔牌椅子上，鲍李兹坐在正对着的一把破旧的低靠背长沙发椅上。他不去买个莫斯科大商店正在进口的流行意大利真皮沙发，真令他的同事以为他发疯了。然而鲍李兹就喜欢这样，尽管皮已磨损出现裂纹，甚至坐上去时里面的弹簧有时会“嘣”地一声弹起来。

准确地说，鲍李兹的神经虽还没完全绷紧，但已有点紧张了。虽然两人是朋友，可对方终究是他的老板。很显然，韦科特正寻找时机，以便正式谈话之前，控制住场面。

他的俄罗斯农民家俱和非常豪华的欧洲货，前者是鲍李兹多年来舍不得扔掉而保留下来的，后者是在旅游期间购买的。别墅前前后后茂密的白桦树把上午的阳光过滤的非常柔和，光线好似擦亮了光滑的树木，使地板上双面无绒地毯的色彩更加鲜艳。

“与以前不同了，”韦科特开腔了，“听说你在美国时学会了享受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

鲍李兹正无法应对时有人轻轻敲门了。身着黑衣的矮胖子玛华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扑通”一声把茶盘重重地

放在屋里惟一一件时髦家俱——一张巨大的玻璃咖啡桌上，她是来自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太太。

她敢断定，这个韦科特是来给她心爱的鲍李兹添麻烦的。正当她怀疑地扫他一眼时，鲍李兹说道，“谢谢你，玛华。”于是她又摇摇摆摆地出去了。

鲍李兹把红茶倒进高脚玻璃杯，拿起一盘樱桃果酱递给韦科特。韦科特没向果酱伸手，而只是从桌上拿起一片柠檬，又靠到椅子上，指着自己的肚子说：“恐怕要考虑这个。”

“至少尝一片这个，”鲍李兹又拿起一盘羽毛一样轻的甜霍萝斯特。“我告诉玛华有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她便坚持要做这些。”韦科特夸张地笑了，并动手拿了好几片。

“她不会从锁眼里偷听吧，我希望？”他半开玩笑地说：“既然我俩都清楚，这是绝密，不能在城里讨论……”

外面的轿车里，司机轻点了一下胡桃木挡板上的旋钮，数秒内，一根天线从车盖内转出来，天线伸直后，一个小碟子从顶部弹了出来。司机扭动旋钮，调整着这个微小碟子的方向，以便收到不足三十英尺远房间里的谈话。最高声音信号显示时，他按下车内立体声音响上的 Record 键，然后在座位上读起早晨的报纸来，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浅笑。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在西伯利亚发掘我的财富，千百万卢布已投入这个地方，多年昂贵的研究——听着，让我最后一次跟你解释明白。

老板们需要硬币，他们需要畅销世界的产品，并且一直把希望寄托在你的疫苗上，以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来你要什么就给什么，就是这个原因了。然而，

我们的摇钱树说要放弃整个工程！”

“但是，韦科特，这很危险，”他争辩道，“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我不会在这个阶段放弃的，你们还没见这疫苗的副作用。但我已经看见了！”

韦科特敏捷地把食指压到嘴边，向外面车道上的轿车点了点头，鲍李兹马上接着说下去，但他把打算告诉他老板的那些细节略过去了。

“作为一名研究科学家，十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到了这个阶段的情况还这样糟，那就不大可能好转了。”鲍李兹继续说：“我的意思是要把这条线上的研究全部撤掉，开辟一个新的渠道。”

“知道，他们已看过你的报告，但没时间了。他们在你和你的研究上已花费太多。现在我们需要现金，他们想明白的是需要多少时间便可研制出抵消副作用的解毒药。”

“那很简单，”鲍李兹奇怪地笑道，“最好的解毒药就是把这鬼东西都烧掉，永不使用。”

“鲍李兹，老朋友，你没明白，是吧？如果是因为不理想的副作用，老板们不能从你的疫苗上赚钱，那么，他们要从解毒药上赚钱，你得开发这种解毒药。尽快地开发，否则让你去调查西伯利亚的房地产市场。”

“你是说他们发疯了，要在这个阶段把东西投到市场上去？如果知道这药的副作用，那么不会有人买的！还没在人体上试验呢，不管怎么说，我拒绝交出情报资料，我情愿毁掉整个……”

“恐怕太晚了。就在这会儿，你所有的计算机档案文件，所有的研究记录和样品都正在输进我们新西伯利亚的